



●〔英〕杰克·希金斯 著

●伍江 阎泰达 赵长江 译

●岳 胜 校

鹰 从 天 降

THE
EAGLE
HAS
LANDED

辽宁人民出版社

鹰 从 天 降

●〔英〕杰克·希金斯 著
●伍江 阎泰达 赵长江 译
●岳 胜 校



THE EAGLE HAS LANDED

JACK HIGGINS

根据英国 Pan Books 出版公司 1976 年版译出

鹰 从 天 降

Ying Cong Tian Jiang

〔英〕杰克·希金斯 著

伍 江

阎泰达 译

赵长江

岳 胜 校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 310,000 开本: 787×1092 $\frac{1}{2}$ 印张: 15 $\frac{1}{2}$ 插页: 2

印数: 1—100,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程国范

插 图: 广 军

封面设计: 广 阔

责任校对: 李秀芝

统一书号: 10090·344

定价: 1.25元

内 容 简 介

一九四三年秋天，欧洲大陆硝烟弥漫，战事正酣。希特勒为了摆脱困境，命令德国军事情报局制定了一个绑架英国首相邱吉尔的秘密行动计划。正在惩戒营受罚的伞兵中校施泰纳被选中执行这个重要任务。他率领一支空降突击队化装成波兰士兵，守候在邱吉尔将要下榻的海滨庄园附近，等待黑夜的降临……不料变故突生，突击队过早暴露意图，绑架行动功败垂成。

本书内容曲折，情节紧张，人物刻画生动，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希特勒色厉内荏的反动本质和纳粹政权内部勾心斗角的权势之争，也写出了战争给包括德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不幸。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2
第三章.....	54
第四章.....	82
第五章.....	120
第六章.....	152
第七章.....	181
第八章.....	206
第九章.....	224
第十章.....	246
第十一章.....	263
第十二章.....	285
第十三章.....	301
第十四章.....	321

第十五章.....	348
第十六章.....	368
第十七章.....	399
第十八章.....	424
第十九章.....	448
第二十章.....	478

第一章

我穿过停柩门的时候，看见有人正在墓地的角落里掘墓。我对那掘墓的场面一直记忆犹新，因为后来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以此为开端的。

教堂西头的山毛榉林中，五六只白嘴鸦犹如几团黑色的破布片飞了起来，相互愤怒地呱呱叫着。我穿过一座座墓碑，朝着那个新掘的坟墓走去。这时雨下大了，我边走边竖着雨衣领子。

不知什么人在那边低声自言自语着，根本听不清他在嘟囔些什么。那个坟墓旁边堆着一堆新土，我刚走到跟前，就见坑底飞出一锹土来，我急忙往旁边一闪，低头往里瞧了瞧，说：“大清早的，摊这么个鬼天气，挖坑可够你受的啊！”

坑里的人停下手，拄着锹把仰脸望着我。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老态龙钟，头上扣了一顶布帽子，褴褛的衣裳粘满了泥水，肩头上披着一块麻袋片儿。他面颊干瘪，一脸灰白的络腮胡子，失神的眼睛噙着泪水。

我又朝下看了看说：“这雨真够劲儿啊。”

好象他这才多少听懂了我的话，抬眼望着阴霾的天空，一只手不停地挠着下巴。“要我看哪，天快放晴那会儿雨还

要更大些。”

“你可要费把子力气了，”我看到坑底至少有半尺多深的积水，便说了一句。

老头用铁锹朝墓穴的一头捅了捅，坑边的湿土便象腐烂的东西一样哗的一声塌了下来，裂开一条很宽的缝隙。“唉，往后就更糟了！天晓得这几年到底有多少人进了这小小的墓地，眼下的人哪里是埋在土里，简直是埋在死人堆里！”

他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笑了笑，然后弯下腰，在脚底下的烂泥中拨弄了一阵，捡起一根死人的小手指骨，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有时，即使对职业作家来说，也不会对生活中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感兴趣。我不打算再在这儿耽搁时间。“我没找错吧？这里是座天主教堂。”

“这儿的人都是天主教徒，”他说。“从来都是这样。”

“看来，你能帮我的忙。我要找一个人的坟墓，即使能在教堂里找到他的纪念碑也行。这人名叫盖斯科因，查尔斯·盖斯科因，是一位船长。”

“这事儿我可不知道，”那老头说。“我在这座教堂已经干了四十一年了。他是什么时候埋在这里的？”

“一六八五年前后吧。”

“这么说，我来之前他就埋在这儿了，”他平静地说，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我约摸维里克神甫也许能知道点儿。”

“他会在教堂里吗？”

“不在教堂就在家，喏，他家就在墙后树林那边。”

这时，不知什么缘故，那些栖息在山毛榉树上的白嘴鸦突然在我们头顶上活跃起来，它们成群地在雨中兜着圈子，呱呱地叫个不停。老头仰脸看了看，把那根小手指骨朝树枝扔了过去。接着，没头没脑地喊了一句：

“吵死人的混帐东西，快滚回列宁格勒去吧。”

我转身刚要走，听了这话又好奇地停下脚步。

“列宁格勒？”我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它们是从列宁格勒来的，欧椋鸟也是从那边来的。它们在列宁格勒一带交配，到十月份又飞到这儿来，那里的冬天对它们来讲太冷了。”

“真的吗？”我问。

“那儿的冬天能把人的下巴冻掉，”那老头来了兴奋劲儿，把夹在耳边的半截香烟叼在嘴上。“战争时列宁格勒那里死了好多德国人，可他们都不是被枪子儿打死的，而是冻死的。”

他的谈话使我很感兴趣。“你是听谁说的？”我问。

“那些鸟儿的事吗？”说话间，他好象变成另外一个人，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神情。“噢，沃尔纳告诉我的，要说鸟儿的事儿，你可甭想问倒他。”

“沃尔纳是谁？”

“沃尔纳？”他一个劲儿地眨巴眼睛，脸上又显出茫然失神的样子。我看不出这是真的还是故意装的。“他是个好小伙子，沃尔纳的确是个好小伙子！他们不应当那样对待他。”

老头又弓身挖起土来，干脆不理睬我了。我在那儿又呆

了一会儿，见他不想再多说什么，便转过身扫兴地穿过墓碑，朝大门口走去。我真有点儿遗憾，听那老头的口气，他肚里一定有什么稀奇的事情瞒着我。

在门廊里我停了停脚，看见墙上挂着一块黑木牌，上面有几行褪了色的金字。最上面的一行是：斯塔德利村圣母玛丽娅与众圣徒教堂。中间写着作弥撒和忏悔的日子，下面是：耶稣会神甫菲利普·维里克。

古老的橡木大门是用铁箍固定着的，上面缀满了螺钉。大门的把手是一个青铜狮子头，狮子口中衔着一个大圆环。我将圆环拨到一边，随着一阵轻微的嘎吱嘎吱的响声，大门缓缓地开了。

我原以为门内会是阴森森的漆黑一片，不料眼前出现的却是一座小巧玲珑的中世纪教堂，光洁明亮，宽敞得很。中间的拱廊很有气派，高高的诺曼底式圆柱擎着十分漂亮的木质穹顶。上面雕刻着各式各样的人物和动物，形象生动，手工精巧。走廊上方有一排圆形的天窗，室外的光线得以从外面照进来，难怪我刚进屋时感到那么惊奇。

教堂里有一个精美的石制洗礼盘，在洗礼盘旁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块色彩鲜明的木板，历代主持这座教堂教务的神甫的名字，上自一一三二年的雷夫神甫，下至一九四三年的维里克神甫，都列在上面。

再往前走是一座阴暗的小礼拜堂，神龛前的蜡烛若明若暗，圣母玛丽娅的圣像在摇曳的烛光中栩栩如生。我绕过神龛，沿着两厢坐位中间的通道向前走去。室内非常安谧，祭坛上闪烁的红灯映照出一幅十五世纪的耶稣受难图，耳边只能

听到淅淅沥沥的雨敲打着天窗。

这时，我听见身后有人拖着脚步从石板路上朝这边走来。一个沙哑生硬的声音问道：“您有事吗？”

我转过身来，见一位天主教神甫站在门口。他高高的个子，银灰色的头发，双眼凹陷，面容憔悴，身披一件褪了色的袈裟，冷眼一看，好象最近生了什么大病似的，那高高突起、只是裹了一层皮肉的颧骨更给人增加了这种感觉。这个人的面容奇特，我看他既象军人又象学者。我记得前边墙上挂着的那块木板上写着他是一位耶稣会神甫，所以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如果我没看错，他那张面孔还带着经受了长期痛苦的愁容。他倾着身子，手里拄着一根刺李木拐杖，拖着左脚，蹒跚地走了过来。

“您是维里克神甫吧？”

“是的。”

“我刚才在外面跟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聊了一会儿，他是教堂司事吧。”

“唔，您说的是莱克尔·阿姆斯比。”

“如果我没把名字弄错，阿姆斯比老人认为您能帮我一点忙，”我说着伸出手去。“我叫希金斯——杰克·希金斯。顺便说一下，我是个作家。”

他把刺李木拐杖从右手换到左手，跟我握了握手。我看这人多少有些矜持。“您要我帮您什么忙呢，希金斯先生？”

“我正在为一家美国杂志写几篇历史题材的文章，”我说。“昨天我在科里访问了圣玛格丽特教堂。”

“那座教堂很漂亮，”他在跟前的一个座位上坐了下

来。“请原谅，
这些天来我总
是动 不 动 就
乏。”

“那座教
堂的墓地里有
一块象平桌似
的墓碑，”我
接着说。“也
许您也知道，
墓碑上写着
‘詹姆斯·格
里夫……’”

维里克神
甫马上接口
道：“‘……
协助克劳德斯
利·肖维尔爵
士于一六七六
年一月十四日

在巴巴里的的黎波里港焚毁敌军战舰。’”他勉强地笑了笑，
又说：“这段碑文相当出名。”

“据我考证，当年格里夫任‘柑树号’舰长的时候，手下
有一位名叫盖斯科因的大副。他后来也成了一名舰长，一六
八三年由于旧伤复发身亡。后来的事情可能是这样，格里夫



将他的遗体送到科里安葬了。”

“这我知道，”他很有礼貌地答道，但我听得出来他对这些并不怎么感兴趣。他的话音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科里教堂的墓地里没有他的坟墓，”我说，“在教区的存档中也没有查到这位英雄。我去过威夫顿、格拉福特和布莱克尼等地的教堂，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那么您认为他可能葬在本教堂的墓地了？”

“我翻了一下材料，发现他从童年时期起就信奉天主教，因此我想，他死后有可能安葬在天主教堂里。我在布莱克尼旅馆跟一个伙计谈起过这事儿，他告诉我斯塔德利村这里还有一座天主教堂。也真够偏僻的了，我整整转悠了一小时才找到这儿。

“您这趟恐怕也要白跑，”他说着站起身来。“我在圣玛丽娅教堂二十八年了，说实在的，我从来就没听人说起过查尔斯·盖斯科因这个人。”

我把这座教堂看成是我最后的一线希望，当时我肯定是一脸失望，可我还是不死心。“您能肯定这里没有这个人吗？当时教堂的存档也许能有记载，翻翻葬者登记簿大概会找得到他。”

“您看巧吧，我本人就喜欢研究当地历史，”神甫有些不悦地说。“凡与本教堂有关的历史文献我都了如指掌。我敢保证，绝对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个查尔斯·盖斯科因的记载。好吧，实在对不起，我要去吃午饭了。”

他说完便向前走去。不料那根刺李木拐杖在地上滑了一下，神甫的身子猛地向前一倾，差一点儿摔倒。我一把抓住

他的胳膊，弄得他身体的重量都落在左脚上，可他并没有把身子避开。

“对不起，我手脚太笨了，”我说。

我第二次见到了他的笑容。“还好，没有跌着，”他用拐杖敲了敲左脚。“唉，真伤脑筋！不过，正象人们说的那样，我已经习惯这样打发日子了！”

显然他的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他根本不希望我说些什么。我俩一起穿过通道，他腿脚不灵便，走得非常慢。我说了一句：“这座教堂可真漂亮啊！”

“是呀，我们也为此感到骄傲，”他替我打开了门。

“实在抱歉，我帮不上您什么忙。”

“您太客气了，”我说。“我想在离开这里之前看看教堂的墓地，您能给个方便吗？”

“看得出来，您是个很有主意的人，”他虽然这么说，但话中并没有恶意。“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们这里还真有那么几块有点儿名气的石碑呢。我劝您到墓地西头去看看。那些石碑都是十八世纪初刻的，肯定是本地那位给科里教堂刻过石碑的石匠的手艺。”

这一次是神甫先伸出手来。当我握住他的手时，他又说：“您的名字我好象很熟悉。您去年是不是写过一本关于北爱尔兰动乱的书！”

“不错，”我说。“那些事情可真叫人讨厌！”

“战争总是令人讨厌的，希金斯先生，”他的面色苍白得很。“那是人类的兽性发作，再见。”

我在他把门关上后走进了门廊。真是一次奇遇。我点燃

一支香烟，走进濛濛的细雨之中。这时那老司事已经离开了墓地，真是的，除了那些白嘴鸦之外，只有我孤身一人。从列宁格勒飞来的白嘴鸦！这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最后我总算下决心不再去想那些传闻了。我还有些事情要做，这当然不是说在跟维里克神甫谈过之后，我对寻找盖斯科因的坟墓还抱有多大希望。然而，摆在我面前的事实是，除了这处墓地之外，恐怕再也无处可寻了。

我小心翼翼地在西头的坟墓中走过，一边走一边留心察看神甫提到的墓碑。果真千奇百怪，每块碑上都镌刻着生动而且相当古朴的图案，诸如骨骼、头盖骨、漏壶和身带翅膀的天使等。这些装饰都很有趣，可都不具有盖斯科因那个时代的特点。

我只用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就把那块墓地看了个遍。到后来，我断定自己是白来了，因为那里的坟墓排列得井然有序，一点儿也不象乡村中大多数的教堂墓地那个样子。而且墓地上的野草已经割除，灌木丛修剪得也很整齐，我想找的坟墓不可能被野草覆盖，也不可能遮掩在什么东西的背后。

看起来，这里的确不存在盖斯科因的坟墓。我只好站在那座新掘的坟墓前，自认晦气。那个老头在坑上盖了一层防雨的油布，但有一头已经耷拉进坑里。我蹲下身来把坑重新盖好，刚要起身，却发现一件奇怪的东西。

离这儿不远有一块平墓碑，躺在靠近教堂院墙的绿草坡上，旁边是一座高高的尖塔。这块墓碑是十八世纪初期留下来的，正是我提到过的那位当地石匠的杰作。石碑顶端刻着一个头盖骨和两根交叉的大腿骨，它是为一位名叫耶雷米

哈·富勒的羊毛商人及其妻小立的。我蹲在那儿，意识到那下面还会有一块石碑。

我是个急性子人，遇事好激动。此时我又兴奋起来，仿佛预料到果真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一样。我在墓碑前跪了下来，伸手试着推了推。石碑很重，难推得很，但是推了几下之后，它居然移动了。

“哎呀，盖斯科因，”我轻声说道，“我总算找到你了！”

石碑滑向一边，倒在草坡上，掩盖在下面的一切全都暴露出来。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那样吃惊过。我面前是一块极平常的石碑，顶端雕有一枚德国的十字勋章——也就是大多数人说说的铁十字勋章，下面镌刻着一行德文题词：Hier ruhen Oberstleutnant Kurt Steiner und 13 Deutsche Fallschirmjäger gefallen am 6 November 1943.



我平时很少用德文，德文水平不怎么样。不过，对付眼前这段碑文还是绰绰有余：

“库特·施泰纳中校及十三名德国伞兵安葬于此，他们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在执行军务时殉职。”

我蹲在雨中，反复推敲着自己译出的句子，觉得没有译错，可碑上的题词却使我莫名其妙。有关这方面的历史我很清楚，而且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还专门提到过，德军将士公墓于一九六七年在英国斯塔福德郡的坎诺克地区建成，两次世界大战中在英国丧生的四千九百二十五名德国军事人员的遗骸全都移葬在那里。

可这块墓碑上的题词却说，他们是在执行军务时死的。不对，这太荒唐了。一定是有人在耍弄花招骗人！

突然，一声粗暴的吼叫打断了我的思路：“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维里克神甫一瘸一拐地从墓碑中间走过来，一把黑色的大雨伞遮住了他的脑袋。

我高兴地朝他喊道：“神甫，我相信您会感兴趣的，我有个相当惊人的发现！”

当他走近时，我才看出事情不怎么妙，的确不妙。“您怎么敢随便掀动那块石板？”他气得面孔发白，两手颤抖。

“这简直是亵渎神灵——我只能这样谴责您！”

“哎唷，实在抱歉，神甫，”我说。“不过，请您看一下我在石板底下发现的东西。”

“活见鬼，我才不看呢！马上给我把石板搬回去！”

“别装糊涂了，神甫，”我有些生气了。“难道您不知